

巴 黎 爪 痕

謝 康

花都令人愛教人愁

「巴黎天下無雙」，法國人因為巴黎而自豪；「桂林山水甲天下」，桂林人也因他們底好山水而自誇。這兩種人，心理上有幾分相像。未到過巴黎的人，想去巴黎；已到過巴黎或住過巴黎相當久的，像我常常在思念巴黎。好像名歌星約瑟芬·貝克一般，唱着「我有兩個故鄉，我的本國和巴黎」這個曲子。

談到花都巴黎，人們常聯想到它如何繁華美麗，巴黎居民怎樣過着舒適的日子。一般遊客又如何留戀這優美華貴的名城和凡爾賽宮的花園宮殿、魯浮爾的故宮博物院。中國話的「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春風吹得游人醉」「十年一覺揚州夢」，似乎都不能形容巴黎——這西方第一名都給予人們的陶醉。

其實，巴黎的面孔是多方面的。高階層的或游樂的是一方面；低層的或窮困的哀愁的憂鬱的，却另是一面。巴黎就是令人可愛也令人替它發愁。

憑我們的想像：巴黎有許多林蔭大道，長街

小巷，許多平坦的行人道，一條接一條，似乎沒有盡頭。一個窮小子沒有錢坐計程車、上電影院、坐咖啡室，也沒有錢租旅館，甚至於半個佛郎住一晚的寄宿站（Auberge），他也拿不出來。當各處公園晚間都關了門之後，他連那暫時歇腳休息的地方都沒有了。他正在感覺得異樣的疲乏和飢餓，聞到酒樓飯館和咖啡店的香味撲鼻而來，舞場和音樂院的樂曲和笙歌，對於他正如同在可望而不可即的天上，這時節他的兩腿更覺沉重，幾乎要縮進自己的肚子裏面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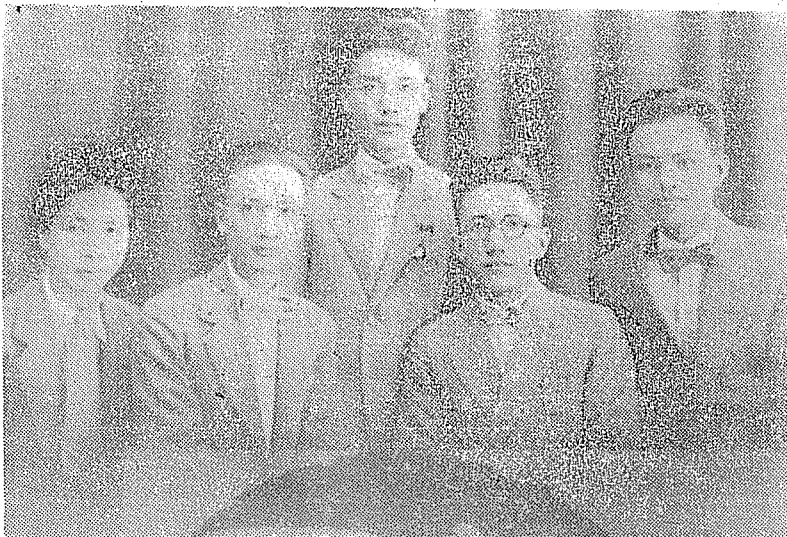
除却疲倦之外，他還遭到飢與寒；從前在大餐館的後門還可以討得一些殘羹剩肴和乾麵包。近年來經濟恐慌，情形不同了，飯館裏拋棄的骨頭，盡是一些連狗也啃不動的硬東西，一些筋肉也沒有了。沒有辦法只好走到總菜市場（Les Halles Centrales）的旁邊，伺候着賣肉菜的商人從運貨車裏，偶然掉下幾根蘿蔔或幾條鹹魚、幾根青菜，就是他一個星期的糧食了。運氣好一點的話，討到了幾個佛郎銀幣，買一磅麵包，幾片牛酪，半瓶紅酒，一包花生，也就算是過了一回節慶日。

這個大概是失業已久的工人，巴黎的失業工人，照失業局的登記大概總在三十萬左右，而照在野黨報紙的宣傳，數目照例要增加一倍，藉此攻擊執政黨的無能。這些失業工人當中，固然多有資格領取公家的救濟金，過着苟延殘喘的生活。但也有少數不能領救濟金的，只好做那無家可歸的流浪漢。然而隨街討錢究竟是所謂文明社會裏不很體面的事情，因而也是違犯警律會遭禁止或取締的。他既然沒有地方住宿，只得一夜走到天光，但又為腳力所不許，吹大風落大雨雪的冬天，更為天氣所欺凌和壓迫。沒奈何，到橋底下去過活吧。幸而巴黎城中，森納河上有二十多座長橋臥波，每一座橋靠兩岸的下邊，總有幾處寬敞而平坦的堤岸，可以聊避風雨和警察的目光所不及。同時也因為不妨礙遊客們的觀瞻，警察爺，也就開個眼閉個眼讓這些浪人暫圓其無家的殘夢。

橋上橋下生活情調

橋上自然是車水馬龍，疾馳而過，也有人慢條斯理在散步。橋下的生活，卻有的睡覺，有的

喝酒，遇着男女流浪人，自然也有調情接吻，有說有笑，旁若無人，過着那類似原始共產社會的生活。有時人多了，半夜三更以後黎明時分，還有一種臨時的市集，這時，橋下人將討來或偷來或撿來的東西，拿出來實行交易，愁還有無。我



本文作者謝康博士（右二）早年在巴黎與中山大學校友合影

記得有一幕電影，叫「巴黎的小職業」（Petits Metiers de Paris）的，其中一部份鏡頭，就是表演橋下市集的情景。（從前廣州有所謂「天光墟」，從黎明時間交易，天光未久，即行收市，頗有點非正式市集的意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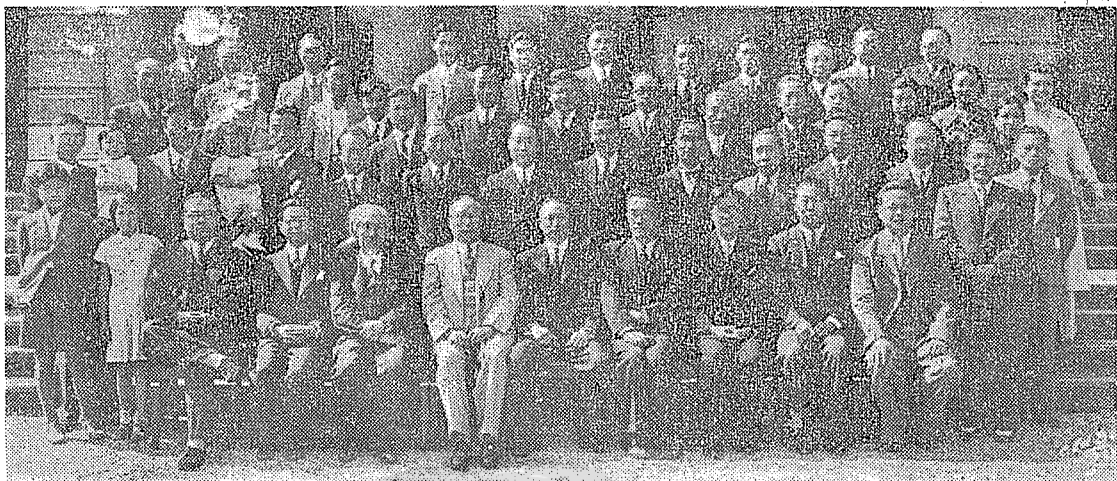
對於在橋下生活以外，其他失業失工而不以討飯為職業的人，巴黎市政府可能有失業津貼，設立一些救濟的機關及慈善社團的施賑處，並且在巴黎各區，都分設辦事處，對於上述窮苦顛連的人們，曾經設法廣為收容。據這些機關的負責人對報界記者談話：除非自己甘心樂意絕食或不向救濟所求援而自願受飢餓之外，巴黎沒有因飢餓而死的窮漢。這話到底有幾分真確性呢？橋下生活難道真是令人樂而忘返的嗎？和我相識的一位自食其力而刻苦努力的韓國青年，他是韓國革命黨派駐法國的記者，在我沒認識他以前，曾經有一次餓了三天，到了第四天早晨，他覺得四肢軟弱無力，起不了床，只是飢腸碌碌，頭昏眼花，神不守舍，眼看幾幾乎就要餓死了。惟獨心裏還有一點光明，不願在這時節餓死，不能達成自己的任務。於是勉強爬起來，雙手扶着牆壁走到一家剛開門的麵包店，除了兩磅麵包，喝着路旁水喉的水，一口氣吞嚥下去，於是耳朵漸有所聞，眼中也漸有見，神色逐漸恢復起來。要是再餓一兩天，他就一命嗚呼了。據說無力生活受飢餓的人，要是寫信給救濟所，總會得到一些救助。有一次一個壯年男子，地位原來很不錯

，但因失業不能維持生活，擬想到絕無辦法時，就自尋短見。在他未自殺前，曾經寫信給救濟所主任，信到時已經是晚上九點鐘了。信內說如果即晚十點鐘沒有救濟的可能，他底全家都得死絕，所主任看到這裏，嚇了一跳，趕緊派人帶一百佛郎，坐汽車去救濟他，救了他的一命。俗語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

育嬰堂日收五棄兒

在大巴黎五百萬人口當中，平均每天有五個兒童被收容在育嬰堂或孤兒院。這些兒童來自階級不同的家庭，其中有出生在好家庭的，而大多數却是因為父母無力養育，所以才被送來。這個收容棄兒的場所，在唐非，洛舍胡（Denfert Rochereau）街。兒童一經被送在這裏面公育，就為國家所有，與其本生父母斷絕關係。母性深厚而實逼處此的媽呀娘呀，那棄兒的一絲那，其精神上的苦痛，只有普天下的慈母心在那裏當看護婦或保姆的人才可能想像得着！這大概是天地間最悲愁的一件事了！然而這種棄兒和賣兒到底不同，有些人慣於鬻兒女以維持生活或增益財富，或拋棄嬰兒於路旁垃圾箱中，甚至於有溺嬰習慣的，這樣行為和送育嬰堂兩者比較起來，其相去似猶有間了。

在二次大戰前，法國政府曾經有津貼貧窮女子未婚而養私生子的辦法，規定生男每月五十佛郎，生女每月三十佛郎（每佛郎合現時六佛郎）無疑的有獎勵生男兒為國家當兵的意思，這規定一直沿用了很久，曾救濟私生兒不少。還有私



為人一第起右排後，影合後會大念紀行舉胞僑與士人瓦內日旅我時年週七變事「八一九」
(務服聯國在時是者作)。曾石李、介陳、鈞維顧為右其，適胡人四第起右排前。者作文本

立的「母親哺乳所」(Allaitement maternel)為貧苦的母親保全那天賦的母子關係，也很有托兒所的意味。

當舖叫做我的姑媽

巴黎也有公押制度，相當於我國的「當舖」。(在廣州和香港則稱為大押。)歸巴黎市政府設立，稱為(Credit Municipal)俗呼為「孝敬山」(Les Monts-de-Piété)或稱「我的姑母」(Ma tante)，因為我們要拿東西去孝敬她，而她總會給您一些小錢買糖菓吃，態度好像慈祥的姑母一般。當舖的規模多半相當宏大，有人拿東西向她借錢，所借到的大約只相當於原物價值的十分之一二，利錢輕而時期短，到時不贖還可延長，不贖亦不延長期限，則把原物公開拍賣。到這裏當東西的，未必都是窮人。然而窮人總佔多數。但當經濟不景氣的年頭，許多有汽車的人，也把車子送到當舖去，有些人因節省開支，如其將車子寄存於汽車場中，毋寧放在「孝敬山」下，結果巴黎市上最大的幾個停車場都屬於「我的姑母」。

除公押之外，也有律師樓或信託機構，代人辦理押當產業及公債券股票等業務，也有人暗中交易，放高利貸或重利盤剝的行爲，年利多至百分之五十以上。在契約上叫借債的人加大所借的數目，本息合計，不超過法律的規定。借債的人急於要

錢用，情願飲鴆止渴，也是無可如何的事體。法國總算是開明的社會，法律嚴厲禁止這吮吸窮人膏血的剝削行爲。

然而有些苦命的窮人，畢竟沒有資格享受法律的恩惠。

晚間的巴黎有舉世馳名，天下無雙的夜景，你看那「鐵塔」高聳雲霄電光閃爍；共歌廣場到奧白拉廣場一帶，繁華的鬧區各種照明器輝耀如同白晝。愛里樹五里長的林蔭大道直通凱旋門一帶的美麗壯觀；西郊的布峨林許多人共度那湖邊夏天夜晚的露天佳節。西南郊的遠仙林也不少游人；還有蒙巴納斯和蒙馬特這兩處的不夜之天，夜巴黎的各種表演和娛樂，鉤心鬥角，賽美爭妍，使這大都市更多彩多姿，是令人流連忘返，足夠悅目賞心的勝景。然而夜的巴黎，另有其勞苦的和黯淡的一方面。

每天當最後一班地道車(即「地下鐵」，俗稱「Me. Tro」)開到半夜一點鐘的時候，一般娛樂場所特別是音樂院和跳舞廳，正是音樂悠揚，蹣跚起舞，樂且未央。而做夜工的勞動階級已從地道車裏面出來，趕到他們的工作場所去。有些工人，就停留在地道車的月台上，趁車子停開的時間進行大掃除和清潔車廂的工作。也有些人跑到停車場或和車房中，爲人家洗刷汽車。有的則準備進入地下陰溝裏面，穿着塑膠製的長靴和衣服，站在污水當中，爲這個大城市作排洩渣滓糞濁的工作。有的清道夫坐上垃圾車和噴水汽車向大街小巷不歇地收取垃圾和洒掃……種種勞苦的情形，絕非高堂大廈裏，好夢正酣的人們所能想像。

倘若你有機會參觀巴黎的總菜市場（即中央市場），就是一晚上不眠不休，你也許會覺得蠻有趣味吧。大巴黎五百多萬人的糧食，絕大部份從這裏供給。集中在這裏上班做工的巴黎人要吃，從事娛樂的和游玩的外國觀光客也要吃。全巴黎每年大約要殺掉四十多萬條大牛，二十多萬頭小牛，兩百萬頭羊，二億萬個豬，雞，鴨，鵝，兔，魚龜海味，野禽獵獸等，至於比較小一點的動物還不知道多少。這些東西除不分晝夜從各地方運到巴黎各車站，由各車站搬到總菜市場之外。一切蔬菜水菓之屬，在每晚上電車停開以後，從巴黎四郊各村鎮，用舊式輕便火車，走電車軌道運到城中心的總菜市場。當火車經過拉丁區聖米舍大街，汽笛鳴鳴，煤煙如霧的時節，坐在聖米舍大街旁的咖啡館還有些未曾散盡的「野鷄」和遊客，他們都會聽到這時候巴黎大學校總區莎朋的大自鳴鐘正報兩點。有些咖啡館的掌櫃和茶房，聽到這個鐘聲，都在熄燈關門結束整天的勞苦。但也有極少數的咖啡館和藥房，還繼續營業下去。

老鼠爬入石榴裙下

各地方的魚肉蔬菜運來之時，在總菜市場及其附近工作的人們，都開始活動。連同那值勤的警員和野妓們也鼓舞精神，執行他們的業務。在菜花香，大蒜臭和魚介類的腥味當中，市場中各店面攤位，所有送貨，收貨，檢點，陳設，布置的人都各司其事，不敢怠慢。麵包店的技工在炕麵包，猪肉店的老板在鋸豬頭，砍豬腳，牛肉店

、羊肉店的工作人員，同樣地忙碌。剛煮熟的香腸熱氣騰騰地在鐵鉤上掛着賣，地面上有些人在擺攤子，賣着十個佛郎五雙的襪子，和一個半佛郎一條的領帶。下等咖啡館裏許多人站着吃與唱。忽然間街邊的菜欄裏面一個婦人連聲大叫，據說有幾隻老鼠爬到她的石榴裙下，害她大吃一驚。另一個女人拿着鮮花向人兜售。這時總菜市場的各大貨倉，分門別類的食物，已堆積如山。專等候黎明時分，大約凌晨五時，最初一次地道車開動後將他們的主顧帶到市場來。許多工人任務完畢也在等着這一班車歸去。偶然碰着剛從跳舞場出來沒精打采，頻頻打着呵欠的淑女紳士和太太們，同坐一班車，但是他們習慣了也不覺得奇怪。

上午三點過後至五點以前，這段時間，各大車站來往的公車都停開了。多數巴黎人這時大概好夢正酣吧。國立歌劇館附近的法蘭西銀行，在九個警察荷槍守衛之下，藏着八十億萬佛郎的黃金塊，這時也沉沉地睡去。

英美人乃至一般外國遊客所描寫的巴黎之夜，有不可少的一章，就是那夜間站街的野雞啦！巴黎的「玻璃房子」雖然著名，然而無論住在裏面或不住宿而按時到裏面上班操神女生涯的風塵女郎，絕沒有她們的那些站街的同業姊妹的這麼苦楚。

二次世界大戰前，法國有公娼制度。公私娼種類很多，人數將近四十萬左右。在巴黎活動的，大約有五萬，而私娼最多。私娼中有住家的，有在私娼館的，有住旅舍的。也有坐咖啡館的

和在街上散步的街妓。

有人形容這些站街的妓女，常做作種種的醜態以兜引過客，有時總未免太過誇張一點吧？其實住在巴黎的日子長了，好像也不會看見一個街妓或阻街女郎，袒一隻乳，露一條腿，坐在男人的膝頭上來挑動他。你所看到的，只是當警員不來時，她們會很平常地攢眼動嘴唇叫一聲「親愛的」（Chéri）令人肉麻，或動手拉客，自也難免。

街妓多為所歡犧牲

街妓不是公娼，但受警察管制，她們營業的地點和時間，大都由警察廳指定，不許越「雷池一步」，或到別的地區活動，也不能延長時間。規定每星期至少由醫生作性病檢查一次。她們都受特種風化警察，異常苛刻的監視。淋病、梅毒、肺癆、下疳或酒精中毒等病症大概是她們營業三五年後很少能够避免的結果，即使僥倖沒有傳染到這些病毒，但每晚上街頭街尾的鴿立悵望，倚牆賣笑拉客上門的卑賤行為，好像活在人間地獄，過的幾乎是「未亡人」或「半死人」的生活，平日痛苦和疲乏，已不堪想像。何況隆冬寒冷，苦雨淒風，甚至於下雪或濃霧天，也有時忍飢受餓，她們都要照常出來工作。為什麼呢？據說她們之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為所愛的人而自願犧牲，她們要不是為非婚生的兒女的教養費，就是為博其妍頭和保護者的歡心而勞役。

她們一般的性格固然多是貪懶惰、好安逸，平日不能够依照規定的時間上工，以致屢屢被工

廠或主人家開除，失掉原有的職業，終於流落街頭做沿街拉客的娼婦，為父母所不容，鄉人和親戚朋友所輕視。然而她們不是沒有良心的，她們的母性也很發達，一般都不肯把所生的子女送入育嬰堂，或孤兒院，一定要自己盡力設法撫養成人。她們受盡男性顧客洩慾時的踐踏，同時還得找一個鍾情的伴侶所謂保護者（Souteneur）一流的人物來寄托他們的情愛。於是乎在法國特別在巴黎所謂文明自由的社會就有這一種以「女性保護者」為職業的男人，寄生於娼妓身上，作她們的保護者，並且使得日內瓦國際聯盟在每年討論禁娼問題時，也常常對這種保護者宣戰。專家們研究的結果，以為要真正廢除娼妓，必先剷除這個驅使女人為娼的「忘八階級」，才是人道事業中正本清源之計。

有一個妓女名字叫做美莉（Melie），她是巴黎市中幾千個馬路天使之一，她昨晚「下班」回家時，天色已近黎明時分。照例將一晚生意所得的一點錢交給她的保護者，然後倒頭便睡，希望藉此恢復一天的疲勞。今天下午一覺醒來，已是黃昏時候了。她打了幾個呵欠之後，摸索她的情人，已不在身邊，她發覺近來似乎不大忠實的他，不知道又幹什麼去了？點燃一支香烟吸着定神吧。看一看皮包裏只有二十佛郎，房租已欠了兩星期，這點錢也不夠一天三餐之用，時間不早了，趕快梳洗化裝，然後下樓。喝了一杯咖啡牛奶，一片麵包，就當作今天的晚餐吧，等到有生意時，再吃一點消夜。美莉心中這般打算，已經坐地車很快的到達她平日營業的地點。

這個區域有她相熟的幾個同行姐妹，別的人是不能到來和她們競爭這地盤的。美莉在這街上的工作，是前進幾步，後退幾步，轉彎抹角，左顧右盼，時常用眼睛和嘴唇做一些小小的暗號。當一個過客上鉤的時候，就陪他到近旁的旅舍去開房間，一會兒她又回到街上來，照舊樣機械似地蹣跚着。警廳的禁例很多，不許她們立定一個地方，因此隨時要裝出散步的模樣；不許同行姐妹們三五成羣，聚在一堆，互相攀談；也不許強拉客人或做出怪難聽的聲音和妨礙交通的行為。違者可能被拘捕，送到聖拉薩（St. Lazare）特別女監獄受徒刑和做苦工，鐵面無情的「風化警察」，被她們起了種種徽號，表示她們的誠惶誠恐，和牢騷滿腹，藉此加以報復。

這一晚，美莉的運氣倒還不錯，而且遇着舊日的熟客，給她的小賬特別豐厚一點，不過她真疲乏得要命，兩隻腿好像已經進肚子裏去一樣，眼蓋蓋拚命也睜不開，第二天還要早起看醫生和驗血液呢。她自從操了三個月的神女生涯，身體一天瘦弱過一天，少女的體態和曲線固然漸漸消失，同時也更近似塚中的枯骨。醫生勸她要到南方空氣好和陽光充足的地方去休息，然而她那裏有這筆錢呢？每晚交賬時賺的佛郎不多還要受他的打罵，自己看看手掌中的生命線，想到自己的前途，真是紅顏薄命，命中注定不得長壽，不久就要「息勞歸主」的樣子。

往後的半個月老是翻風和落雨，同行的姐妹，依舊到這區域來拍賣她們身上的商品，同時她們自己也就是只有這一種商品的小商人，時間過

的很辛苦，但是，除掉這一行便宜的職業，她們這幾個同行的姐妹又能做些什麼呢！

轉眼半個月過去了，大家還是看不見美莉的踪影，原來她被送到公立醫院去受治療，已經這麼多天了。可憐這個苦命的美莉，她的一生真個是多愁多病，既然染上了花柳，又患肺癆咳嗽咯血，不成一個女人的樣子，整天躺在醫院的一張小床上，面龐不過一個拳頭大，兩眼深陷，閃爍地發出熱光，活像一具骷髏，又像一團陰影，早晚不免到枉死城中去作陰曹的娼鬼。

有一天，菲芬（Fifine）來傳達美莉的噩耗，並且向姐妹們募捐一點錢，預備買一個花圈送她出葬，不要讓她死得像狗死一般的零落，同時不要忘了她在生時常常希望死後能到教堂受神父的祝福，讓我們為她虔誠祈禱吧。

這是美莉的歷史，也是巴黎二十個區域中的淪落人，不幸的街妓的代表。

第二天早晨，巴黎城中一個哥特式的教堂裏面，一位白髮黃顏的老神父，在對着一副橡木的小棺材作祝福的禱告，幾個美莉的舊日同行姐妹，特別是菲芬，都情不自禁的為這個剛滿二十歲的薄命紅顏，洒一掬同情之淚，同時也像是哀悼她們自己的身世和將來的歸宿吧。老神父口中所唸的祈禱詞，不大容易分辨清楚，大致上也許好像佛郎士在紅百合花這部小說中所記錄的某神父為妓女祝告之辭：勸大家敬重這人世間的可憐蟲，猶之乎我主耶穌保護娼女馬德蓮一樣。因為這些墮落的花枝，正是供奉上帝的聖女瓶中的沃土。也是古猶太祭禮壇中的燒炙過的犧牲。但她

們比較貞節的婦人更容易接近上帝，因為她們沒有很大的奢華和驕傲。她們的柔順和卑微，可以造成天堂中的柱石，只要她們死後能够懺悔過去的罪惡。由於她們過去自我犧牲，為男性的肉慾勤勞服務，受了種種的羞辱和痛苦，上帝必然很容易地垂憐而拯救她們。天堂中的皇后和貴妃，也將要很喜歡地收容她們做侍女，和天國中特別泡製出來的「太監」一般，有她們特殊的位置。

如今，美莉總算要魂升天堂，為上帝服役，遠追巴比倫文明時代事神的妓女（Prostitute religieuse ou Prostitution Sacrée）的盛德去了。

山陰道上大飽眼福

美莉和菲芳另有一些誼屬同行，而地位迥殊的姐妹，對男人更富於誘惑力，同時也比較地狡猾而刁蠻，勾結類似黑店的「咖啡館」或「小酒吧」，大敲特敲遊客們的竹槓，有幾分像上海的什麼「半開門」或「仙人跳」。

過了耶穌復活節以後，巴黎的春光漸覺明媚，公園裏百花競放，百鳥爭鳴，各大觀光旅館裏漸漸有許多尋春選勝，愛玩而囊中金鈔很多的遊客們到來。國家歌劇館「奧帕拉」廣場和馬德蓮教堂附近沿街的露天咖啡雅座，許多腔調不同的外國人士在喝着談着，隨便看看街上往來不絕的游人，雖不大像中國舊日城市裏過新年時的紅男綠女，却也裝束入時，花樣翻新，五光十色，如在山陰道上，使遊客們大飽眼福，應接不暇。

這些一流咖啡館的氣氛，到處溫軟膩香，令

人陶然忘醉。從咖啡館裏出來，奧帕拉大街和凡爾登廣場的清爽的夜氣，又能够令他心曠神怡，有一天機會湊巧，他忽然聽到差不多類似下列的談話：

「對不起，先生，請問您可不可以借火給我吸煙呢？」一個妙齡的女郎，操一口清脆的法國音調的英語，將自用汽車停在街邊，很客氣的問他借火，燃燒那正從那一面是粉盒又一面是香烟的盒子裏抽出來的一支香烟。登時一陣濃香，由鼻孔裏沁入他的心脾。

為着禮貌和好奇心的滿足起見，他當然樂於借火，同時這小巧玲瓏的汽車，坐着那正在吸煙而穿着漂亮，光豔動人的時裝女郎，的確可愛，而且口齒伶俐，落落大方，毫無半點羞澀姿態。為着安慰自己踽踽獨行的寂寞，也不妨勾搭兩句試作進一步的攀談，橫豎巴黎是有名的自由交際的地方，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於是，這妙齡的女郎嬌聲嬌氣，再三感謝他借火的盛情，一面吸着煙捲一面半自言自語，半似對他建議說今晚晚布爾林兜風回來，天氣這般清爽，很想再散步一遭，如果貴客想坐車散心的話，車上有的是空位，如果他願意回家或到達什麼地點，也可以奉送一程，藉此多交談一陣。

這時候他覺得這女郎真可受到了極點。萍水相逢，既然有女同車，作他的義務導游，同時還藉此親一親芳澤，也算是得來全不費工夫的賞心樂事。

跟着汽車慢慢地開動，女郎臉上，眉目傳情，微妙的妖冶地表情，清風輕盈地拂面吹來，他

這時節真有得意忘言飄飄欲仙之感，大街兩旁的霓虹燈廣告，咖啡館及街上人物都覺得改變了顏色，恍恍惚惚地往後退去。一會兒話匣子打開，女郎自憐身世，自嘆小姑居處，本苦無聊，晚間無聊，更覺寂寞。問她有無情人，則云法國青年，類皆薄倖兒郎，不能依靠結為同伴伴侶，想結識一位忠實的外國朋友，朝朝暮暮盡情歡娛，也不辜負這花都的良宵春色。

得意忘形遇仙人跳

他這時底心房正怦怦跳動，不由自主地也就接受女郎的提議，到一間僻靜的酒館裏繼續談心，這時已過了午夜一刻，客廳中的雅座，很清潔而安靜，屏風一角，輕輕掩護了這一對異地相逢的萍水姻緣，酒綠燈紅，一杯又一杯地交相勸進，女郎兩頰緋紅，兩人的坐位，本來就駢肩接膝，飲了幾杯以後，女郎還拿手圈到他底頸上，另一隻手摩弄他的褲襠，同時也任憑他接吻和摩摩弄弄，上下其手，為所欲為。他自己呢，趁着幾分酒意要求女郎一同到他所住的旅館去，這時候已經夜深，該是休息的時候，女郎也不表示拒絕，他以為一切都O.K.了。

「茶房，請算我們的酒賬吧！」他一面說一面站起來拿着自己的外衣，同時女郎也在照鏡子擦脂抹粉，預備離開座位。

「一共三百八十四佛郎，小賬在外，先生！」茶房這樣對他說。這個數目使得他十分驚異，為什麼在普通大酒館裏不到三十佛郎的烟酒費，這裏偏僻的小館子倒要算得這麼貴呢！他要求茶

房解釋理由，不肯馬上照付。

茶房很鎮靜地解釋給他聽，說「四杯香檳，每杯六十佛郎，還有哥牙克酒和香烟一百四十四佛郎，合成功這個數目，是這裏的定規，有價目表掛在那邊牆上，閣下如不相信，可以去看一看。」

他知道上了大當，但事前太得意忘形，不曾先看一看價目單，也是自己一時疏忽。正待要同茶房辯論，但他們人多，有理也講不清。而且在女郎面前不可故作窮相，就在這個時候，女郎說先上車去預備，等到他會鈔出來，女郎的汽車已開走了幾步，對他說聲再會，並且還送他一個手吻。

這時節他才恍然大悟，知道中了「仙人跳」的圈套，懊喪地叫一部汽車回到自己旅館時，一路自欺倒霉，却彷彿做了一場春夢。

自從寺廟中事神的妓女制度，隨着巴比倫文明的毀滅而衰落，希臘文明所給與中古及現代歐洲的，是世俗的墮落紅塵的「公娼館妓」，「街妓」和較為闊綽的上述的「汽車女郎」，更上等的就是小仲馬的「茶花女」之類。然而在巴黎，後兩種所謂高等妓女的數目，遠不及前二種普通妓女之多。

據說一般妓女的來源，大多數是從有錢人家的女傭改行而來的。咖啡館和酒館，飯店的女招待，也很容易拿賣淫作退一步的職業。她們習慣於看見主婦和小姐們，女客們的盛裝美飾，抵抗不過物質誘惑力，心中非常羨慕。但因她們的工資十分微薄，不能滿足這種奢華享受的慾望，於

是她們利用男主人或男客們對她們的追求，賺取金錢，用租賃肉體，出賣靈魂，來換得漂亮的衣服和光耀奪目的金鋼鑽和其他財物。這樣的行業，雖然下流和違背宗教和道德，但天下滔滔，人慾橫流，無法遏止，全世界各大城市，包括巴黎在內，即使是在法令上禁娼，但社會上需要娼妓，許多家庭女傭和工資微薄的工廠女工，如果不能結婚，就以賣淫為生活。

說到「女僕」的生活，也是巴黎下層社會的一種悲慘，她們有的是「包做一切的女傭」(Bonne a tout faire)等於香港人所謂「一脚踢」，有的是專「收拾房間的侍女」(Femme de Chambre)有的是「做廚房而有時兼雜務的灶下婢」(Cuisiniere et Domestique)，有的是看護小孩的保姆(Gouvernante)，這後一種職業比較地還算好一點。她們中墮落為風塵女郎的，比較少。

婢作夫人非非之想

女傭們通常是出賣手作的勞力，無限制的工伴，沒有契約的保障，也沒有八小時的規定，每天早上從六七點鐘做到晚上八九點鐘，整天都在聽候主人的吩咐。星期日一切工作的人們都休息了，她們還得做到下午兩三點鐘，有時還得招呼主人家用晚飯，每星期多半僅有半天休息。

這樣辛苦的勞役，比較中國舊日賣身給主人的丫環婢僕，似乎還多一點人身的自由，因為她們可以辭工不幹，也可以選擇人家。但在巴黎來說，各種婦女職業當中這算是最辛苦的一種了。

她們所得的報酬，本常是食住在主人家，但都不會太好。在二次大戰前，工資最高不超過五六百佛郎，比較一個打字的女書記，或在大公司賣貨的女店員，工資動輒在一千多佛郎以上的，那就不可同日而語了。她們也不能比工廠裏的女工，因為她們是服侍他人的，多少還帶有上古時代遺留下來的奴隸意味。

巴黎各區，有許多介紹工作的「薦人館」(Bureau de Placement)，或職業介紹所(上海人叫薦頭店)。一個女記者，曾經冒充同行的候補女傭訪查這種情形，據云聽到許多候補女傭的談話：

一個帶南方口音的褐色頭髮的女子對另一個女伴說：

「我因為沒有了自由，所以離開了那人家。是的，當我初到那人家的時候，那家裏的太太用親愛的口氣對我說『我的女兒，您在我們家裏做工，每星期日下午，總有半天的假期，不過晚上還得回來，照常一樣，將我們每張床上的鋪蓋揭開收拾收拾，就行了』。最初幾個星期，一切還勉強過得去，每星期日下午，我必到郊外一個乳娘家裏，看看我的小孩，他快要三歲了，這是我的寶貝，我每月四分之三的工錢——三百五十佛郎——都花在他底身上。可憐他未出生以前，他的爸爸已經不知去向了。但是我愛我的小寶貝，他也給我無上的安慰。從乳娘家裏出來，我必到一家飯店，吃一頓定價菜的晚餐，飯後總有一個男青年請我喝咖啡，偶然沒有人邀請，那就是頂倒霉的一天，如果不是因為晚上要回家收

拾鋪蓋的話，我還可以同他們去看一場電影呢！

「時間過得真快，那太太的新花樣也就來了。不是今天請客，就是明天害病，結果弄得我完全不能出門，我於是要求她准許我晚間出去一次，不料那老太婆叫喊起來說『我的小人兒呀，我不是花了錢請女僕，而又要自己動手晚間揭被蓋的呀！』我氣極了回復她一句『大糞！』(Meditation)當天晚上我也就離開她家裏。(「大糞」在法國俗話中是侮辱之詞，猶中國說『狗矢』)事後我很悔恨，因為，好人家的確不容易找。」跟着嘆一口大氣。

那個女伴搖搖頭，想起她自己的女兒已經四歲大了，令她受孕的那位青年，那時是一個正在巴黎服兵役的法國外省人氏，一年期滿，他就回本鄉去了。至今消息全無；也不寄錢來給他親生的女兒，作教養費。唉！天下的男人，都是一般的可恨。又想起從前那位主人家待她還不錯，每逢聖誕節，還送給她女兒一些玩具。不過近年來經濟恐慌嚴重。那一家所經營的出口貨，完全因佛郎太貴的緣故不能輸出，終於宣告破產，她自己才到這裏來另找工作。

另一個候補的保姆，回溯過去的光陰，感慨着說：「我開始做保姆時，真像一個皇后，因為我所服侍的不是什麼少爺，也不是什麼小姐，那是什麼呢？您們真猜想不到是一個小狗，我給牠換衣服，弄飯餐，帶牠出去逛公園，游大街上散步，只要當心牠不要給惡狗所欺負，檢查牠的屎尿有無反宗教的臭味，每晚對答太太的詢問，報告牠一天的生活，就成了。可惜好事多磨，這條

小狗有一天竟然給汽車壓死，這恰巧是太太自己牽着牠的時候，我雖然可告無罪，然而這保姆的優缺，從此也就完了。」大家聽說這故事，都發出一聲天真的嗤笑。

女傭們照例每年有半個月不扣工資的假期，給她們暑天休息或回家省親之用，然而有時遇着狡猾的主婦，看看要到避暑的時候，就托故把她們辭退，暑期三個月左右，能僱用女僕的人家多數到山上或海邊避暑去了。要等候到秋涼，才有工作的機會。在這失業期間要她們支持三四個月的費用，怎麼辦呢？平常沒有儲蓄，又不甘心餓死和做乞丐，結果只有賣身。所以她們的談話有時自然也談到假期的多少，和暑天失工後的困難。

薦頭店裏每次接着找用人的電話，在那裏等候介紹的女人就減少一個，她們都各奔前程，向指定的地方，找未來的主人去。如果不為別人捷足先登，而條件適合，經雙方同意以後，聽憑主人吩咐，幾天以後去上工。遇着有喪服的人家，還得自己花錢買黑色衣裙，跟那主人家帶孝。有時空跑幾趟，找不着一個合意的僱主，只好回到薦頭店再耐心地等待，一直到有人欣賞她們的勞力而肯出價錢的時候。其實她們的命運早已交還上帝，聽憑經濟的權威和最低限度的物質需要的支配，什麼未來的生活計劃也沒有，美滿的婚姻和家庭的幸福固然談不到，就是這種寄人籬下整天做牛馬的職業，年紀稍大一點，終歸有一天要失業而免不了暴風雨的摧殘沉淪到地獄裏去的。

然而她們也有一種精神上的安慰，就是無聊

時作一些非非之想，希望有一天能變成闊綽的女人，僱用許多男女僕傭，來聽自己的頤指氣使，西洋的天道如果還好，中國式的「婢作夫人」，「上坑老媽子」也許有實現的時候吧！

徵求

讀者諸君保存有中外雜誌第一卷第一期、第二期、第十卷第一期、第五期完好無損而願意割愛者，請寄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二本社收，當立即寄上第十八卷第一期、二期、三期新書做為交換，但如封面污損，蓋有印章，夾寫文字者，恕不接受交換。